



# 籠裡籠外 台灣解嚴二十週年

謝豐舟教授

家裡養了兩隻旋鳳，這是原產於澳洲的小鶯哥，身長約10公分，渾身雪白的羽毛，有著帥氣的黃色冠毛，更有耀眼的腮紅。它是一種songbird，當然有悅耳的歌喉，也會模仿外界的聲音。電話鈴聲、垃圾車音樂或是主人的叫喚聲都會讓它跟著吟唱。

兩隻旋鳳，一老一小，老的叫”鳥哥”，小的叫”Gibi”。鳥哥是10年前從鳥店買來的，由於一出生就生活在鳥籠中，因此一公尺高的鳥籠就是它的世界，要不站在鳥籠中的橫桿上，偶而做做展翅的動作，要不就是在鳥籠壁上爬上爬下。即使把鳥籠門打開，它也絕對不會出來，要是你想把弄出來，讓它自由一下，它就左躲右閃，死也不肯。

“Gibi”的經歷可就完全不同了，孵化後就不放在籠子裡。朋友送我們的時候約一個月大，軟趴趴地躺在紙盒中，經過細心的餵養，不過三個月就變成一隻漂亮標緻的小鶯哥，天天在家裡飛上飛下。它最喜歡停在人家的肩膀上，跟著人到處亂晃，看到人家打電腦，或是洗菜，一定要湊上一腳。晚上非得要把它送到鳥籠中，蓋上黑布，它才肯休息。”Gibi”是隻公鳥，因此它的鳴唱聲分外悅耳，家中多了”Gibi”，大人小孩似乎都多了幾分歡樂。

“Gibi”常常停到”鳥哥”的籠子上，爬上爬下，與鳥哥面相廝。它可能心中疑惑鳥哥為什麼老是呆在籠中，不像它到處亂飛？

2007年7月15日是台灣解除戒嚴20周年。對台灣人而言，”鳥哥”就像解嚴之前的台灣人，是籠中鳥；“Gibi”則像解嚴後的新生代，自由自在，只要我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。儘管一個在籠子裡，一個在籠子外，”鳥哥”和”Gibi”一樣的是吃吃穀粒，喝喝水，清清羽毛，唱唱歌過日子，籠裡籠外似乎也沒什麼差別。只是”Gibi”是死也不肯進入鳥籠，而”鳥哥”則是死也不肯離開籠子。

戒嚴就是軍事統治（martial law），人民的各項基本自由：言論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宗教自由、集合結社自由……都受到嚴格的管制，就像”鳥哥”一般地活在籠子裡。解嚴（Lift of martial law）之後，台灣人終於像”Gibi”一樣可以自由飛翔。

同學們，你們是”Gibi”這一代，生來就是自由自在，對籠子裡的生活也許略有所聞，但恐怕對於鳥籠中的生活恐怕還是不太容易想像吧！且讓我告訴你們一些自己的小見聞：

有一年，有位同學被當局帶去偵訊。這位同學再出現已經是一年後的事了，也就是他因為這件事學業慢了整整一年。這位同學必須賺取自己的生活費才能過日子，由於他外文根底很好，因此常常幫人就翻譯外文的商業文書及信件賺取生活費。當年所有信件都經過檢查，有件他翻譯的信件被認為政治有關，連帶地連翻譯信件的他也被捲入。後來雖然證明他只是“純翻譯”而獲釋，但如此一折騰，他的學業就不得不中斷一年。

臺大醫科有本”青杏”雜誌，是醫科傳統的學生刊物，我六年級時擔任社長。當年所有稿件，都必須拿到訓導分處找一位先生審稿，他認可之後才可以刊登，若未經許可就刊登，事情就大條了。我擔任這個社長，家人也替我蠻擔心的，因為假若某篇文章有問題，白紙黑字，我這個社長一定脫不了關係。

學生活動中心有台油印機也在嚴格看管之下。在那個年代，油印機是印刷廠以外大量印刷惟一的工具。為了防止不當言論的散佈，油印機可是不能亂碰的東西。

代工翻譯信件出事、稿件要先審查，油印機碰不得，對今天的年輕人簡直是天方夜譚，就像”Gibi”沒辦法想像鳥哥在籠子裡的生活一般。1983年有位我在美國進修時同一實驗室的年輕人來台灣找我，離台之前他跟我說：“來台灣之後，我才發現很多自己在美國一向take for granted的東西，原來在台灣是沒有的”。

同學們，你雖然身處自由，但從不會覺得自由就在你身邊，但當自由離你而去，你才知道它的可貴。自由像空氣，平常你絕不會感覺空氣的存在與重要，只有在窒息的時候，你才會發現空氣的可貴。有人像”鳥哥”一樣，在籠中呆久了，跟你說：在籠子裡不是一樣過日子嗎？自由不會從天上掉下來，自由是需要爭取的，自由是自由是需要捍衛的，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。

同學們，你們很幸運地生來就是自由人，希望你們以及世世代代的台灣人，永遠不會再過那”籠中鳥”的日子。